

#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 「九一八」事變前後（上）

### 壯遊八十年之十一

陳廣沅

#### 飛快車看日治朝鮮

在日本參觀鐵路工廠完畢全體團員集中下關旅館，團長召集談話謂此次乘朝鮮鐵路回國，日本方面再三囑咐，請諸團員在鐵路沿途車站不必下車，以免引起不愉快事件，車到朝鮮京城漢城時大家可下車觀光一天。諸團員聆訊後不免有許多議論，但衆知日本併吞朝鮮，朝鮮人爲奴隸，據說十家合用一把廚刀，除此外無其他鐵器。情形甚慘，大家不免對朝鮮人掬一把同情淚，但同時無不恨日本人之強佔政策。

由日本赴朝鮮是在下關登渡海輪，開船後雖有跳舞電影之類，團員們多因疲累早早入艙就寢。此船爲日本下關到朝鮮釜山之渡船，其所駛距離約一百二三十英里，經過對馬海峽繞過對馬島再過大韓海峽即到釜山，約五六小時可達。

次日一早到釜山，上岸，登韓國中央鐵道觀覽車，設備非常豪華，有轉動沙發、酒吧等。窗外鄉間樹木葱鬱，稻田整齊，頗有江南風味。偶爾到站停車，站上人稀，也幾乎無人上下車，更無小販兜售，清靜到寂寥程度。

北進漸入山地，農田漸少。窗外由青綠轉爲灰黃。晌晚，車進漢城大站，站上人員甚多，秩序井然。

下車後，乘汽車到大和飯店，是一豪華西式飯店，整齊清靜，非常舒適。

街上所見韓人，男子多着白色夏布長衫，戴方帽很像明朝裝束，行路溫文有禮貌，頗像鏡花緣中君子國國民風度。女子亦多穿白色衣裙，少女們花容月貌，皮膚細白紅潤，比日本人更艷麗更幽靜。

嚮導引我們到街市觀光。漢城爲首都所在，整潔有秩序，店面皆裝飾輝煌，表面完全日本化。招牌題字有漢字有日文亦間有朝鮮文。街旁有擺攤賣高麗參者，錦盒中所裝爲單枝人參，肥壯如嬰孩形，價較貴；其餘散裝人參，以斤計，我買錦盒一，散裝者一斤，歸以孝敬老母，記得到家後不知如何吃法，就此擱置，終以霉爛而棄之。

次晨，又登車北行，沿路所見皆窮山惡水，不似南部之青山綠水矣。中途過平壤，並未下車。下午到鴨綠江邊之新義州，過橋則爲中國土地。

先到安東，晌晚到瀋陽。朝鮮與中國皆爲標準軌距，比日本軌距寬，車廂寬大，較舒適，不似在日本之窘迫。

#### 東北日韓浪人猖獗

在瀋陽我們下榻鐵路賓館，甚整潔有秩序，惟街道上日本人、朝鮮人到處皆是。

次日先到皇城參觀，建築宏麗祇較北平三殿略小。沿街日本店甚多，閒步時，大家有不豫色。

我到城北東北大學參觀訪問校長聶恩承先生，據他說，這一兩年來，因張作霖前年在皇姑屯車站被炸身死後少帥張學良接任東三省主席，銳意維新，不讓日本人爲所欲爲並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表示擁護國民政府。同時努力經營東北鐵路網，開闢葫蘆島，充實瀋陽兵工廠，勵精圖治。日本朝鮮浪人乃日日啓釁找麻煩，而尤以朝鮮浪人更爲猖獗，他們仗日本人的威勢欺負中國人。強佔農民村落土地，私造僑契，並且到田畝中割麥偷番芋、大豆，農民與爭執，則日人出面與官廳交涉，官廳爲其武力箝制不能理喻，故

朝鮮人愈鬧愈起勁，真正民不聊生，我們大學左近時有橫暴事件發生。

他說：「我看我們學校也不能維持長久，不知何時為亡國奴！」言下不勝唏噓。

在瀋陽小住兩日，乘北寧鐵路西駛。此時，窗外大地葱綠，大家莫不指而相告：「此大好河山也，願我輩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進山海關過唐山蘆台，土地更肥沃，莊稼更豐收，我們又相謂：「我們不出國，不知我們有如此美地良田也！」

## 我變成了有產階級

到天津東站，團員皆握手道珍重而別，我候車至總站下方下車雇洋車到西沽家中。

此時先母及家眷已先期由南方回到北方來，大家見面互慶平安。據告：仙女鎮新買房子甚好，在鎮中心，并在我幼時讀私塾之翠春園對門。右為禹王宮，即我幼時目覩軍人凌辱平民之處，亦即初次目覩耶穌教徒傳教之所。住房前面兩間為市房，現租與一個中醫師一個裁縫舖居住，中進租與岳家友人戴姓者母女同住，後進三間兩廂，左房為老太太住房，左廂為廚房，右房為我們倆回家時住房，右廂為內人化裝房。此次全家返津，家中事完全託戴家代管。搬家時除吳樹基小張媽外并有堂姐及其夫婿，李星五幫忙，原先住在中洲的房東冷杏田夫婦亦加入幫忙云。

我家原來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貧民戶，現在開始有三間瓦屋矣，由無產變為有產階級矣。在孟子目光中我開始為「有恆產」者矣，

有恆產者，應有恆心矣。在共產黨眼光中我變為有產階級成為鬥爭之對象矣。何去何從難乎其為平民矣！

## 寫報告日軍佔瀋陽

回家一星期，浦鎮楊處長來電話，謂鐵道部派程孝剛、陳廣沅、孫伯奮即日去北平寫赴日參觀報告。

六月底七月初，程、孫到津，我摒擋加入，同到北平住西單某旅社，每日到原來交通部後院鐵路管理學院舊址交通大學北平鐵道管理學院辦公，所謂辦公，即將各團員所手記材料編纂成文。

每日下班後在北平街頭躑躅或到前門外吃館子、看戲，有時去平安電影院看電影。共留約兩月。

每日閱北平晨報知日本人與朝鮮人在東三省更加胡鬧裁賊，強佔搶糧食之事日有所聞，真是民不聊生；張少帥忽於此時來北平到協和醫院養病，有人說是戒烟戒毒。北平學生運動又開始加緊，有時遊行有時演說，都是抗議日本人之暴行。

八月下旬我們的工作完成，程孫二位去南京復命，我回津寓照舊過廬長生涯。

九月初瀋陽消息源源而來，十八日日本兵動武先到北大關將瀋陽兵工廠佔領，然後佔據瀋陽，守城將領王以哲屢有電話向少帥請示，少帥轉中央命令「不抵抗」，於是日本人四面進攻，不到五天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的千里河山，不到三

個月佔領了全東三省。全國緊張，一致要求抗日。

據說九一八日少帥曾與當時名噪全國之影星胡蝶跳舞，報上有馬君武的打油詩說：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美人本是英雄伴，那管東師入瀋陽！」

其中趙四朱五胡蝶，我都知道些底細。趙四小姐是我們機務處工事課趙國棟課長的妹妹，趙是浙江蘭溪人，蘭溪與西施家鄉諸暨相隔不遠，山明水秀，人傑地靈。趙生得俊秀，兩撇小鬍子更增神采。

朱五小姐後來同一位姓朱的結婚，我在華府時與朱為同事，我暫居香港時，朱五獨居香港，有時見面，健美，風頭十足，有子女。

胡蝶與徐來齊名，她們倆一時高興在西湖邊開了一個蝶來飯店，我那時在浙贛路服務，總局在西湖邊，每日上下班皆由蝶來飯店經過，但從未有與進去一探。這三位都是美人胎子，難怪少帥鍾情。

少帥在瀋陽時之權威，有一事可引述作證。朱五之夫嘗為少帥之軍法處長。朱與我在華府同事時，茶餘酒後曾談其過去：「少帥請客時在飯後暖者清談，給我一紙條，上寫『將某人即時槍斃』。我隨即將其人邀到另一室，示以少帥手諭說『老兄，這是少帥命令，我無法推諉！』即予一槍斃命！」說來慘無人道，委實驚人！想當日君權時代，各臣下均有「侍君如侍虎」之說，侍

候軍閥有甚於虎矣？回想起來不禁寒慄！

### 陳舜畊虛懷若谷

此時津浦鐵路委員長邱煒焯忽然病故於家鄉浙江溪口，邱煒焯從軍辛勞幾十年，昇任了鐵路局長，正要衣錦還鄉。適母親八十高壽，就回家拜壽，許多長官富戶都由南京上海杭州各地乘杭江鐵路火車到龍游車站，乘航船及轎子趕到溪口。祝壽後邱先生腹痛，由賀客中的醫生診治，痛與時增，不能忍，經檢查確係急性盲腸炎，非動手術不可。但是，溪口鄉間無醫院，一時亦不能趕往有醫院之大城市去，即如此誤死鄉間，寧不可痛。居住在中國鄉間，確有誤死之機會，我家鄉仙女鎮原祇有中醫，後來有王海如夫婦來鎮開一診所，架上滿載大小玻璃瓶，裝紅綠藥水，鄉人有外症如夏天癩子，大人癰疽亦開刀奏效。至內臟開刀未聞實行其事，據聞王海如夫婦原在外埠某醫生處為護士多年，遂來內地開業為醫生；當時中國尚無查核醫生資格條例，似乎任何人皆可掛牌做醫生。

繼任邱煒焯的是孫鶴皋，車務處長換了陳舜畊。陳舜畊是蔣委員長親戚後輩。人生得漂亮，年青而服裝整潔。有一次我由浦口回天津，與陳處長同車，並且在同一臥車中，就有機會聊起天來，他問我的學校資格等，我一一奉告。

他自己發起感喟，他說「幹鐵路是要你們這樣的專門技術人才來幹，像我們這等一無所知的人來幹車務處，那怎麼幹得好哩！」

我當然接不下去說話，但我對他頓起十分敬

仰的誠意！這種有勢力有地位的人自己謙卑如此，真不易見到。以後我雖和他毫無來往，但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時，我仍然不知不覺中，起了敬意。

### 為一封信大吃「排頭」

我這次在南京，找到葉秀峯請他帶我去看看陳立夫；我說闊馮寬我為陳立夫一家，倒不能不對此公致敬而識其面貌。他的公事房簡陋得很，似乎都是臨時搭起來的房間，而一切椅桌亦甚粗糙，比當日在北京交通部見葉恭綽部長時大有區別！但陳所管的黨務範圍及複雜遠過於當日之交通部。

陳來見面即拉手問好；滿面笑容，他頭髮已半白，卅許人耳，竟如此辛苦！

在座者有三二黨員報告各該地方黨務情形，我聽來非常瑣碎，而陳先生聽來津津有味，他大概藉此了解各地方人民生活情形，我辭去時，他握手甚溫暖並告以後將鐵路情形寫信告訴他，他也願意知道鐵路內部情形。

回到天津我拾到鷄毛當令箭，就寫了一封長信報告津浦情形，說到工廠工人先上班職員後上班；廠長段長都是工人出身未受過教育，現在才漸用專門人才；機車掛車毫無標準；一切辦法都襲自外國人常規；對工人搭架子做官僚作風等等，並說要革新人事甚多。

不意陳公竟將此函封交老友孫鶴皋，孫收到後看亦未看即轉交機務處處長楊華臣。

華臣兄為主管，手下人將其內容報告與中央大員，他大光其火，於是長函大罵，大有撤職查

辦之勢！

我真嚇壞了！在鐵路多年我吃過兩次「排頭」（吃生活也），此為一次，以前一次是為工人罷工用明電報告。

楊華臣處長頗有官氣，大家都知道他歡喜做官，也在這一年吧，他代父母親做壽，在北平開堂會唱戲。許多鐵路人員乘火車到北平替楊老爺老太太拜壽，中午麵席晚上酒席，一席一席的接連的開，同時戲台上的戲也接連的唱，本來都準備了座位讓客人坐，後來客人來太多。就都站着看戲，熱鬧的情形據說同清末王公大臣家壽筵差不多。喜事過後不久老爺逝世又鬧了一頓。後來不久楊處長調平綏鐵路機務處長其親信的同鄉、同學、同事調去平綏為南口機廠廠長。程孝剛繼任為津浦路機務處長。

日本於極短時間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躊躇滿志，繼續在關內津滬激起暴動，民國二十年十一月日本嗾使浪人勾結漢奸在天津暴動兩次，雖被我軍警鎮壓，但居民人心惶惶，我家住天津西沽，人烟稀少，到晚更是風聲鶴唳，於是將家眷暫移市區三馬路租平房三間居住。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從此日本侵華更日甚一日。

### 日本侵華聲中楊處長整頓

#### 機務

鐵路軍運繁忙，機車車輛不够用，機務處追比機廠趕快修車，那時工人正組織工會要求改善待遇，鐵路工潮一起一起的起來，不易應付。我

廠工會會長黃金榮雖未受過教育而常識豐富，對於國家大事亦能瞭解一二。我對他平等待遇，常常談話，略略灌輸國家存亡匹夫有責等大道理，彼亦俯首道是，如有工人問題都可商議解決。楊華臣處長對黃金榮此等人看不起，呼為「工棍」「壞坯子」不理他們，與他們說話時多以教訓責備口吻，往往將事態弄僵。

後來黃金榮被舉為全路總工會會長，權力更大，幸與我相處甚好，有事都同我商量。

楊處長出巡全路，要各廠長將赴日調查所得擇要實施。他到天津時，我曾作兩個建議：(一)工廠中須與工會商討，曉以大義要他們貢獻最大努力趕快修車，同時資方要看清經濟原理，對工人放鬆工資；須知現在修一機車工料費不足五千元即加倍其工資不過萬元，如機車能提早三十天出廠，每天以二千五百元計算收入達七萬五千元，以五千元換七萬五千元何樂不為？(二)行車方面，我以為非推行我的調整噸數掛車，不足以增加收入；如實行後增加收入百分之十則每個機車每月可增收七千五百元，本路有一百輛機車則每月可增收七十五萬元，如增收百分之二十則可增收一百五十萬元，一年可增收一千八百萬元！楊處長聽得津津有味，他說他回去就到委員會建議試辦。楊處長南旋後，積極與委員會接洽採用調整噸數法掛車及三大廠加班趕修機車車輛事。委員會諸公都非技術人員更非經濟大家，楊處長不易將所有計劃出售，結果委員會交錢博泉委員研究報告。

錢為多年車務總管，行車多年，從未聞調劑

噸數法，當然暫時擱置，至於加工修車事，車未修出，先要花一筆大數目的工資，他也無法說服諸大委員，一時亦無結果。

當時國家正在淞滬作抗日戰爭，全國引領翹望，人心不安。同時日本人又在天津頻藉日本租界每作騷擾，夜間聞槍聲。我家在河北三馬路已不能安居，又移居英租界修德新村平房暫住。

一二月後情勢更緊張，不得已請老太太帶家眷再回仙女鎮安住些時，仍由吳樹基小張媽護送。鈕澤全家眷亦回南，我之公寓地勢不佳，遂移寓鈕段長公寓同住。日間照常上班，並無騷亂，夜晚天色一黑，鎗聲即零零碎碎自日租界發出，徹夜不止；於是謠言大起，有說是南開大學被佔，有說是日軍已入華境等，我們無法鎮靜，每晚約人到段長住宅打小牌消磨時間並等候消息；至天明鎗聲稍息，方相將入匯，日日如是垂一個月。三月底國際聯盟派的調查東北事件之李頓調查團到達上海，預計四月初經津浦車北上，於是津浦大廠工地趕修機車車輛，以備臨時擔負任務，車工機警人員又大大緊張一次，俟他們一行由瀋陽回津再乘津浦車回南京後，大家方安心休息一下。李頓調查團調查結果對日本侵略不發生任何作用。

三、四月間英美法諸國調停上海淞滬戰爭，雙方同意停戰，結果五月間簽訂中日淞滬停戰協定，日軍撤退，秩序漸次恢復。我們此時又將家眷自家鄉接回天津。

我對楊處長兩個建議始終沒有下文，我知道我對我的調整噸數計劃宣傳沒有做得好，所以又

做一篇文章「津浦機車載重之調整噸數法」送登「工程」雜誌。出版後我索幾十本單行本除贈送機務處諸技術人員外又送與錢博泉，他是委員之一，而且主持車務該對此有興趣。

有時他到天津來，他曾叫我到他寓所談話。我就解釋說：「這法子極簡單，先將各式機車在各總段行駛時之拉力算得一個數目，假定為一三〇，再將各型客貨車在各總段之阻力算得一個數目寫在車輛旁邊。組合列車時，主事者祇將車輛上阻力數字一一相加，使等於機車拉力數字即行。」他看了我的小冊子及我的解釋，喜笑顏開說「我懂了，我懂了！哈哈！哈哈！」大為得意。但他走後仍然不見下文。

此時機務處似乎早作準備，新添了不少工務員都是交大機械科畢業如潘世寧、沈文泗、江昭、莊驥等，又有陳調元督軍的二兒子叫陳序是在英國學機械的。有一次潘世寧來津廠辦公，我問他：「你們在處裏幹什麼活？」「還不是研究你的傑作『調整噸數』！」

陳序以督軍的兒子學機械並到鐵路上來觀摩在當時真不是等閑的事。我同他接觸了好幾次，我覺得此人並無軍閥劣根性，處處想到平民的困苦，要設法搞好經濟以利民生。

後來沈文泗派為濟南機務段段長，代替目不識丁之張元和。潘世寧派為浦口機務段段長。廠長總段長段長皆為高等技術人員，可以推行任何新政。

這一年東北義勇軍風起雲湧，日本軍隊被他們牽制未能進關擴佔中國土地，華北較為安定。